

她把一双手伸出来,十支长长的手指虽然不免皱巴干枯,却让十颗玫瑰红宝石般的指甲盖了个酣畅,对比度实在太显眼了,所以那十支手指可以忽略,便剩下十颗“宝石”熠熠生辉晃动着在人们眼前。

那一双手的主人 Y 阿姨是我妻子早先在影剧院工作时的同事,行年八十有二,高挑的身材,与她的美甲相配套的是脸上也有精加工的效果——双眉纹得细如柳叶,淡淡的眼影,涂着与指甲一般色泽的唇膏,再加上一串活泼的珍珠项链和合身的衣着,不,如果逢上春暖或夏季或初秋,还可以看到她连衣裙下穿着镂空皮鞋中探出的十颗抢眼的美脚趾呢,那是跳动着于脚上的“宝石”,与手上的“宝石”相映成趣,于是她上下二十颗“宝石”流星般闪耀跳动着,哪还像个年逾八旬的老妪?也许许多上了年纪的女人只在脸上做些“文章”,美甲则不多见,手指和脚趾皆美大多更罕见。

Y 阿姨这等打扮不自今日始,追溯起来,二十余年前她在影剧院上班时就出了名的。那时她将近六旬,却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与年轻女孩一起在影剧院门首站着检票,领导劝也劝不下来。她说,年纪大就不能抛头露面啦?试着,观众认我还是认那些个毛丫头?果然,观众并没有冷落了她,相反有的观众还会瞅着她耀眼的美甲赞美说:“哎呀,这指甲好漂亮哟,弹眼落睛呢。”她就得意地说:“检票就靠一双手,手上指甲漂漂亮亮,观众也受用啊。”

Y 阿姨喜欢亮着美甲

在影院门口检票,那会儿许多三四十岁年纪的影院女服务员却很识趣站到了暗处,在暗黢黢的场子里做领票工作,如我妻子即是其例。当时她们那一茬中年中一女子感到青春不再,认定站到影院半暗半明处最是适宜,多少掩去

美甲阿婆

吴翼民

了岁月留痕,却影影绰绰还有着残余的风韵。可 Y 阿姨不在乎自己年近花甲,偏要向明处站,囫圇展示着自己——老有老的风度,不见得就不如青春年少?从那开始,她就有了美甲的尝新,(美甲刚开始流行)她说,影院检票,一双手最重要,检票过程就是手的展示,人们多半不会看你的脸,手是必看的,美甲就是给人看美丽的

的手,让人赏心悦目,何乐不为呢?她为此还编了顺口溜:“花甲要美甲,才算美到家。女人美过甲,方能甲天下。”

果如 Y 阿姨所说,渐渐,女人美甲终成时尚,美甲店铺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,哪个女孩不美个甲,会被人看作老土没品位,然而能像 Y 阿姨那样年过八旬依然把手指和脚趾修饰得这般精致

美丽的怕是鲜见矣。

一度,有人背地里对 Y 阿姨的美甲和其他修饰打扮小有讥讽,叫她“老妖精”,她听说后莞尔:“呀,真是老妖精才好呢,妖,就是妖娆,精就是精致嘛,再说妖精还能长生不老,求也求不来呢。”随着时势的变化,追美爱美的人越来越多,那些背地叫她“老妖精”的改口叫她“老美人”了,他(她)们自个儿其实也加入了爱美追美的行列。

一觉醒来,我发现周围爱美追美的老人真是越来越多啦,“笑起来、跳起来、俏起来”成了老人们内心的呼唤,且看看广场舞和时装模特队老人们健美的身姿,且看看旅游大军中闪亮着的老人们活泼的身影,且听听戏曲票友飙戏场面老人们动听的唱腔,印证着“秋”的后面不是冬,而是明媚的春天”!

我认识一位九十二岁的老太太,时装挂满了一大柜,时常要添置要更新,天天要熨烫要穿戴,要风姿绰约行走在人流之中,浑不觉自己已然垂老暮年,她豪情满怀地说,要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比风采比健康比长寿。事实上,她的确美得有风有度,仪态万方,是经霜的枫丹菊傲,是雪后的松青梅娇。

能产出“石油”的树

乃仙

经过多年的寻找,科学家终于在巴西的热带雨林里发现了一种能产出“石油”的高大的常绿乔木——香胶树。在树上打一个洞,就会有胶汁源源不断地从洞中流出来。这种胶汁的化学特性跟柴油很相似,无需加工提炼,可以直接加入利用柴油发动机的汽车油箱,马上可以点火发动汽车,上路行驶。

香胶树的“产油”量,一株树年产 40—60 斤,一亩地种上六十棵香胶树,年产油可达 200 公斤。

另外,我国海南省的尖峰岭林区也有一种叫“油楠树”的植物,在树上钻个洞,插上竹筒引流,二三小时后即可收集 5—10 公斤油,一年可采集 50—100 公斤左右的用于点灯的灯油,经过过滤处理后可直接当作柴油机的机油。

挺“科技”。游客入住旅店后,从电梯开始,门禁扣就将你限定在相对楼层的区间不让“上蹿下跳”,减少了陌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干扰,顿增安全感。如今,门禁扣在国内大中城市已基本普及,门禁扣是入门的身份证,进楼的通行证。蛮方便的,小区安全系数也随之提升。

如今,一些政府机关也在使

用门禁扣。但对此评说不一。近晤

老友,他就颇有微词。

退休前,他是省直某厅中层头头。当年,为密切联系群众,方便群众办事,机关处室,包括领导干部办公室,具体方位、楼层,都用牌牌标注在醒目处。群众感到亲切,机关也没觉得有甚不便。最近,他生出“回家看看的念头。从进门到上楼,再到入楼层,他被“卡”了三次。先经门卫审视,盘问,登记签字后,再由保安用房卡开门禁扣,将他固定到要去的楼层。具体办公处

保安举措,定然会成为隔膜干群关系的樊篱,成为使游

闲话门禁扣

彭万贤

与那些将手机号码公诸全县群众,哪怕愤激的人群能“吃”掉自己,也坚持到第一线去的优秀县委书记相比,小小门禁扣,紧扣“自身,禁”住群众,不能不说没有点滑稽可笑,甚至可怜,可悲。你说呢?

灯花

春赴浙江长兴十里银杏景点。只见公路两旁的银杏,高大挺拔,蜿蜒连绵,搭起了翠绿色的穹顶,树荫婆娑,光影斑驳。沿途黛瓦粉墙,门户洞开,皆卖白果和茶叶。白果即银杏果实;茶叶名紫笋茶,背卷如笋壳,色微紫。忽想起《长物志》里说到茶:“品之最优者,以沉香、芥茶为首。”芥茶,即产于长兴境内。既来之,岂能错过。

于是弃车,沿十里长廊,徒步行走,每见卖茶叶者,便问芥茶。皆摇头。忽见前面有一泓深潭,色碧绿,微波不兴。潭旁有一条山路,蜿蜒曲折,沿山势渐渐高上去,重重树影中,掩映着几幢粉墙黑瓦,颇似“远上寒山石径斜”的画面。心想,“白云深处”的人家或许有芥茶,便不顾一路疲累,沿山路上行。

经过一座院落,只见大门洞开,一幢黑瓦鳞次的平屋,屋前是一个方正的院落,铺着青砖,砖缝间苔藓茵茵。院角有一架青藤,

觅芥茶记

王鸣光

曲折蜿蜒,条蔓纠结,紫花串串,灿若云霞。三四只鸡在院中悠然漫步。一位老伯,独自坐在深深的屋檐下面,身上落着一片暗影。旁边的小桌上,搁着一壶一杯,微微抬头,似乎凝望前方一座云雾缭绕的青峰,神态安然悠闲,眼前宛如是一幅高士隐居图,心里不禁一动,便走了进去,问道:“老伯,何处有芥茶?”老伯缓缓转过脸来,稍稍打量我后,问道:“先生大约是从《长物志》上所知芥茶?”我答:“真是。”“那么,先生看过袁宏道写龙井一文?”我心中顿时发虚,答曰:“学识浅陋,没有。”老伯说:“袁宏道也在文中赞芥茶,认为龙井、天池、虎丘一带的茶,皆不如芥茶,但芥茶稀少,不易得,说‘余觅之数年,仅得数两许’。今若有芥茶,先生想以一日之功而得,怕不能如愿。”原来我对芥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。老伯见我嗒然无语,又道:“想必先生一路走来,口干舌燥,不如此休息片刻,喝杯茶?”这正中我下怀,连忙说:“打扰,打扰。”老伯进屋,手端一杯茶出来。只见茶色微黄、叶片粗大。但轻啜一口,茶香清逸,萦绕鼻端,微苦中深藏绵绵甘甜。便道:“好茶,难道这是芥茶?”老伯笑笑道:“自家种的粗茶罢了,先生感到不错吧。”我道:“数十年,每天必喝茶,阅茶种种,却皆与此茶有云泥之别。”老伯道:“既然觉得茶好,就当芥茶吧。如何?”我不解,痴望老伯。老伯笑着说:“明屠隆说:‘龙井之山不过十数亩,外此有茶似皆不及’。

现在凡茶楼茶铺,皆有龙井,岂是‘十数亩’能产之。沧海桑田,事过境迁,盛名之下,其实难副。有茶联道:‘心清可品茶,意适能言趣。’喝茶,喝的是心情。自己觉得好喝,就是好茶。何必在意别人的臧否呢。”

老伯话音刚落,忽有一阵风拂来,树动如涛,烟霭缥缈。原本寻寻觅觅、汲汲营营的念头,顿时烟消云散,心头一片清明。

偶尔翻检往昔的剪报,得见新凤霞所写的《曹禺与吴祖光》(载在 1994 年 11 月 24 日新民晚报)。当年早已读过,现在重读还是兴味盎然。文中写着“祖光跟曹禺是五十多年的交情,难得的好友”,曹禺称他们伉俪就是祖光、凤霞,新凤霞用曹禺这个笔名作为称呼,那么吴祖光又如何称呼他呢?不以他的笔名相称,而是直呼其本名家宝。我们都知道他原用的姓名即是万家宝。他的祖母“肇锡以喜名”,一直未改。我获知吴祖光之称曹禺为家宝,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,大约是 1985 年吧,

滑平整洁净。新年刚过不久,北京下了开年第一场雪。清晨,河面上像铺了一张又长又宽、洁白无瑕的宣纸,河岸的垂柳,粗大的树干,像枯笔焦墨一样浓黑,光秃秃的白杨树杈杈上,筑了许多像墨团似的鸟窝,俨然是幅黑白对比强烈的天然水墨画。一会儿,滑冰的来了,他们用板锹铲推河面上的积雪,

封冻河上运动风

万兴坤

很快恢复了椭圆形滑冰场的原貌。闲聊时,我得知他们都是业余滑冰爱好者。因这条小河封冻早,解冻迟,因此喜欢上了这条冰河滑冰场。

以往,每年在这寒冷的季节,都有人来滑冰。而今年冬日的小河,却比往年热闹许多。通常从上午九时开始,陆陆续续有人来,这些男女老幼的冰上健儿,身穿五颜六色的羽绒服或运动服,头戴彩帽,他们把行李往冰河上一摆,穿上冰鞋就开始滑起来了。那矫健的身影在冰河上穿梭,或低飞盘旋,或



“茶万娜”来了? (▲马妞●牛博士) 戴逸如 文并图

▲哈哈,你炮火猛烈,太不给面子了。 ●面子?星巴克克长驱直入,如入无人之境,国人的咖啡馆招架之力都没有,它给面子了吗?一旦时机成熟,星巴克旗下的茶品牌 Teavana 是必将全线进攻的,攻城略地。 ▲茶界不是有人开出了药方吗? ●我说昏招嘛!要宣传茶营养与健康。嘿嘿,你喝咖啡是为了补充营养?喝可乐是为了增进健康?要大力弘扬茶文化。听起来仿佛很对头,可是,你想想,可乐有什么文化?泡星巴克的朋友有几个了解咖啡文化?风声乍起,僵果佬们便以不变应万变地唾沫酸雨了,还挂一道彩虹,摇几面彩旗。症结何在都弄不清,还想有疗效? ▲哼,那你有良方吗?拿出来瞧瞧呀。 ●良方当然有。但你以为有了良方就万事大吉?抓药的胡乱抓,分量不对;煎药的胡乱煎,药效不对;更要命的是进货渠道也会有猫腻,真伪要打问号……所以,小小茶事也不例外地是系统工程,亟需明白人层层用心,环环着力。断一环,环环休。“茶万娜”、“茶千娜”招摇于市的胜景,真不想看到。

教编剧课,应聘的这位教授只有 23 岁,与学生的年龄相差无几,也与担任教职的吴祖光

读旧报引起的怀念

斯言 到北京参加某一学术会议,当时见到这两位“难得的好友”联袂而至,到则发言叙及剧专迁蜀往事,曹禺说了与吴祖光共事的情形,谈戏剧、谈校事,祖光总呼“家宝……”,吴祖光立即打断他的话。声言:“那时我绝对不敢叫你‘家宝’。”

吴祖光所说的“那时”,显然是指国立剧校(习惯上称之为剧专)由南京内迁四川江安的年月。创办于 1935 年 10 月的剧专,首任校长是余上沅,他“好不容易”请到曹禺来校

翩翩起舞。脚下的冰刀在阳光映照下,似流星闪闪发光。滑行时,冰刀与冰面碰触发出“吱吱”响声,身后留下一道道弧线形的冰痕。也有初学滑冰的,他们不怕摔跤,摔倒了爬起来再滑。在滑冰场外,我见到了一位父亲带着看上去像四五岁、身穿粉红色衣服的女儿,父亲在自制的一块方形木板上固定着一张小凳子,让女儿坐在凳子上,再用绳子拴住,像纤夫一样拉着女儿在冰上滑行,女儿乐得美滋滋的。

我踩在厚厚的冰河上慢慢划行,虽然天气寒冷,耳朵和脸上被风吹得像刀割似的疼痛,但仍挡不住冰上划行的惬意。一天在划行中我惊奇地发现,从水晶般的冰面往下看,河底的冰花像散落一地的珍珠,晶莹剔透,有的像海底里的珊瑚、海石花,还有像剔透下长出的金针菇。靠近河边的冰面,由于受风吹和气流的影响,形成一幅如森林里的雾凇树挂的图画。我喜欢冬日的小河,她不仅吸纳了冰上运动爱好者,成为冬日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

